

蔚空

作品

RONG

XUE

融雪

下册

阴影慢慢散去，爱的人陪伴在身边，
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意义非凡的经历。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融

RONG

蔚空

作 品

雪

XUE

[下册]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融雪 / 蔚空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552-6889-5

I. ①融… II. ①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4953号

书 名 融 雪

著 者 蔚 空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胡 芳

特约编辑 崔 悦 吴梦婷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7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889-5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融雪
目 录
〔上册〕

第一章 初见便已许平生	1
第二章 无法掩饰的炙热	49
第三章 不过是场独角戏	91
第四章 他的温柔也动人	137
第五章 爱情如同一颗糖	181
第六章 行色匆匆的青春	231

融雪
目 录
〔下册〕

第 七 章	爱得太深亦伤人	269
第 八 章	一别经年再相见	324
第 九 章	我依然如此爱你	373
第 十 章	埃博拉时期的爱	417
第十一章	这一次生死相依	468
第十二章	温暖世俗的完满	505

第七章 爱得太深亦伤人

荣雪反手摸了把他的头发，上面还有点点冰凉的湿意：“冷不冷？要不要擦一下？免得感冒。”

邵栖摇头，将她紧紧抱在怀中，附在她耳边低语：“对不起！”

荣雪愣了下，对他这突如其来的道歉有些愕然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她习惯让着他，宠着他，几乎没有和他使过性子，发过脾气，哪怕是他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作妖，弄得她一个头两个大，但因为知道他只是在表达喜欢，她也就没放在心上。

这次其实连吵架都算不上，她却第一次感觉到了疲惫，还有那么一点难过，不过在刚刚见到他时就已经烟消云散，以至于她都不知道他为了什么道歉。

荣雪忽然就觉得有点好笑，转过头吻了吻他的唇：“行了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我也没有生气。”

她退开时，邵栖寻着她的唇追了上去，唇舌交织，一个漫长的吻濡湿又黏缠。

吻过之后，他也不放开她，仍旧抱着她哼哼唧唧像是撒娇一般。

窗外下着雪，室内却一片温暖。

荣雪想，她从来不是个贪心的人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

两个人在窗边站了会儿，荣雪想起他的保温饭盒，笑着问：“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”

邵栖这才回神，赶紧拉着她坐下，将饭盒打开。

里面的饭菜还冒着热气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。三层的饭盒，装得满满当当，邵栖道：“我奶奶下厨做的年夜饭，她老人家以前是厨师，做饭特别好吃。”

“是吗？”荣雪其实不饿，但他专程带着饭菜来陪她，她当然要给面子。那饭盒里的菜是典型的鸡鸭鱼肉这些硬菜，虽然没有摆盘的美感，但仍旧可见色香俱全，令人食指大动。她笑咪咪看他一眼：“你陪我一起吃啊！”

邵栖笑着点头。饭盒里的分量很多，两个人吃绰绰有余。

他默默看了她一眼，他没告诉她，年夜饭自己吃了小半碗就放下了，爷爷奶奶问他，他美其名曰年年有余。

其实不是年年有余，而是坐在大桌子上，一堆亲戚热热闹闹吃饭时，他忽然就想起她，想她大过年的一个人吃了什么，是不是就随便煮了点面？这种团圆的日子，她一个人身处异乡，还得加班，单是想到这些，桌上的饭菜再美味，他也没有一丁点胃口了。他怎么能把她一个人丢下呢？

于是趁着他年近半百的爸被一众亲戚逼问个人大事不胜其烦遁逃时，他也赶紧和他统一战线，装了一盒饭，父子俩一块儿跑了。

荣雪因为不饿，吃得不多，大部分饭菜最后都进了邵栖的肚子。不过两人捧着一个饭盒，在带着点消毒水味的医院办公室里一起吃饭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忽然有病房按铃，荣雪擦擦嘴：“工作来了，你放着，我待会儿回来收拾。”

邵栖点点头，看着穿着白大褂的人疾步出门。

他想起这些日子以来，都是荣雪照顾他，他在家连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。那天她说出来，他才意识到，她也很累，比自己更累，于是起身把饭盒收好，想了想，又出门去看荣雪在如何工作。

走廊很安静，大部分病房都熄着灯。他一路来到前面一间开着门的病房，然后站在门口朝里面看去。

里面一个两三岁的小病患正在哭闹，荣雪弯腰认真给她检查。

那家属关心则乱，见孩子哭闹不止，又是担心又是有些埋怨医生，语气难免有些不好。荣雪却一直很耐心地解释，直到那孩子慢慢止了哭声，家长才平静下来，又忙不迭道歉。

荣雪摇摇头，将点滴滴水的速度调了调，又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才转身。

她一身白色的制服，工作的样子认真而专注，在灯光下显出了几分不容侵犯的美感。

邵栖想起自己当初喜欢上她，好像也就是她穿着白大褂，忽然出现在自己眼中的时候。

他又看了眼那病床上安静下来的小孩。

他从来没想过当医生有什么好？

但这一刻，他忽然觉出了一点意义。

荣雪这个在异乡值班中度过的除夕，因为邵栖的到来，变得温暖。

两个人一起在办公室守岁，看到窗外大雪纷飞。

瑞雪丰年，想必明年会有让人期待的好年月。

过了新年，日子仿佛又快了起来，转眼间便到了新学期。

荣雪这一年都在医院，已经没什么上课的概念。但这学期对邵栖来说，却真真正正是个全新的学期。

和她商量了之后，他从那堆小破生意里退了出来。他意识到自己本末倒置，确实得不偿失，而他和荣雪的距离，也并非是靠赚这点钱能弥补的，不如按部就班地学习，慢慢将频道与她靠近。

寒假的时候，他专门花时间将上学期挂科的那门课恶补了一番，竟然学出了点趣味，开学后补考，毫无意外地高分过关。

对于邵栖忽然勤学上进，荣雪看在眼里，不是不欣喜。她知道他很聪明，只要想做，任何事都不会太差。而且他有着天生学霸特有的那种特点，认真做什么事时，可以做到心无旁骛地专注，这一点连她都自叹弗如。

一切仿佛回到正轨，除了邵栖的黏人程度再上新高之外，荣雪对现状很是满意。

到了4月中，荣雪的实习快接近尾声，进了最后一个科室——感染科。

荣雪报到那天是科长接待的，科长是个挺和蔼的中年人，和她说了会儿话后就带她来到了隔壁办公室。

她对在里面坐着的谢斯年道：“小谢，新来的实习生到了。”又笑呵呵对荣雪道，“这是谢医生，由他带你。”

荣雪点点头，笑着朝已经站起身的谢斯年看去：“谢医生，请多关照。”

谢斯年也笑道：“欢迎来到我们医院最不受欢迎的科室。”

科长瞪了他一眼：“什么叫最不受欢迎？我们感染科可是省一医重点科室。”说着朝荣雪道，“你别被谢医生吓到了，感染科没那么可怕。”

荣雪道：“谢谢科长。”

科长笑咪咪接下这句谢谢，朝谢斯年挥挥手：“行，我去工作了，我们的实习生就交给谢大医生了。”

待科长离开，谢斯年指着对面的座位：“就坐这里吧。”

荣雪笑着坐下，抬头去看他。省一医规模很大，上上下下有职工两千来人，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病人，医院每天的人流量，恐怕快赶上他们大学的人数了。感染科与门诊和住院大楼都分开，荣雪上一次见到他还是过年前很长一段时间。

谢斯年还是那副俊朗温和的模样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册子递给她：“这个还没有吧？”

荣雪接过来，是一本感染科规章指南。

谢斯年道：“我知道你实习这么久，对医院各种章程应该都挺熟悉。不过感染科跟别的科室不一样。如果说现在的医生已经算是高危职业，感染科那就是高危中的高危。我们一医的感染科是大科，大部分是传染病。风险性最高的病房区，主要是艾滋病和结核病，虽然这不是我主治的范围，但你来实习，还是要了解一下的。而且其他一些病毒性传染病，并不代表感染风险不大，尤其是一些不明发热的病症，是最不能掉以轻心的，‘非典’和禽流感就是典型。”

他虽然声音温和，但语气非常认真，让荣雪也不得不打起十二分

精神。

谢斯年继续道：“在感染科工作，职业暴露的风险，会伴随我们整个职业生涯。所以刚来感染科，第一步要学习的是如何保护自己。册子上写着各种防护流程，你必须记下来，在进入病房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，决不能马虎，更不能存在一丁点儿侥幸的心理。”

荣雪点头：“我明白。”

谢斯年见她表情严肃，以为是被自己吓到，便露出一个温善的笑容：“当然，你也不用害怕。我们科室医护人员这几年没有过被感染的例子。”顿了顿，他又道，“只要不突发大的疫情，其实感染科比起外科和内科那些科室要清闲不少。

荣雪第一天没有进病房，只是在谢斯年的指导下，按照指南手册的规定认识高级防护口罩、隔离服、隔离裤和隔离鞋，以及如何正确地洗手。

其实以前上课的时候，这些都涉及过，但到了真正应用时，才发觉比课堂上学的更加复杂，光学习这些，她就花了一个上午。

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荣雪终于算是从这种紧张中松弛下来。

吃饭是和谢斯年一块儿去的食堂，当然不是他们两个人，还有几个年轻的医生和护士。谢斯年虽然算是领导，但不摆领导的谱，在科室人缘很好，看起来大家都很喜欢他。

吃饭的时候，两个小护士还以下犯上开他的玩笑。

“荣雪，你刚来不知道，谢医生可是咱们科室镇科之宝，你让他带，真是走了大运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！经常有别的科室的医生和护士，不顾生命危险，来看我们谢医生，你倒是好，一来就和他一个办公室。”

荣雪笑：“确实很荣幸。”

想来谢斯年随和惯了，二十来岁的小护士开起他的玩笑，也半点不遮遮掩掩。

谢斯年看了眼神色淡定的她，又瞪了眼两个小护士，摇头道：“你们真是……”

小护士道：“本来就是啊！谢医生你这个镇科之宝，还是我们公认的院草呢！现在大家都想着你这棵草将来到底能被谁拔去呢！”

谢斯年佯装清了清嗓子：“你们渴不渴？要不然我请喝饮料？”

别说是小护士，就是荣雪都笑出声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竟然发觉这位大医生，耳根竟然有点发红，却也没有生气。

大概是科室来了荣雪这个新人，而且还是在谢大医生办公室，大家的兴奋压根儿就停不住，甚至开始干起了红娘这个差使，一会儿说上次来过的某科某某医生很漂亮，一会儿又说在研究室当研究员的院长女儿条件更好。但每拎出一个又马上被否认，到后来越说越没谱，其中一个小护士一拍大腿道：“我觉得谢医生跟外科那个胡一刀最配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荣雪正在喝汤，差点没一口喷出来。

她在外科实习过，当然知道胡一刀是谁，是外科年轻的主治医师，手术做得特别好，是外科的一颗新星，也是外科的门面担当，然而他性别男。

小护士继续道：“我是觉得咱们谢大医生这棵草被外面哪个女人拔走了，咱们科室的人肯定都心有不甘，可惜咱们内部又没有配得上谢医生的美女。”

她这话音刚落，旁边一个一直听得乐呵呵的年轻医生道：“那不能这么说，说不定哪天咱们科室就空降一位可以将谢大医生收服的美女医生。比如像荣雪这样的，对了荣雪，你有没有打算以后留在我们科？”

荣雪还没回答，手机忽然响起，她朝人笑笑，接起电话，那头是邵栖的声音：“我拿到了青禾社话剧票，到时候来接你下班，一起去看话剧。”

青禾社的演出不多，两人早就想一起去看场话剧了，但因为种种状况总是错过。

她笑着应道：“好哇，我刚轮到新科室，应该不用加班，你直接过来就行。我在吃饭，等会儿再说啊！”

那头嗯了一声：“那傍晚给你打电话。”

她放下手机，刚刚说话的那男医生笑道：“果然美女都是有男朋友的，我还想着要是荣雪以后留在我们科室，谢医生说不定还能摆脱光棍儿身份呢！”

荣雪笑：“不是说咱们医院喜欢谢医生的女同胞，都要排队吗？就算我没有男朋友，估计也拿不上号吧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主要还是咱们谢医生眼光太高，一点机会都不给

别人。”

荣雪又看了眼谢斯年，发觉他还是那副温温和和的样子，大概是脾气太好，被同事开惯了玩笑。

她想起之前轮过的几个科室，别说副主任医师，就是主治医师，在护士面前都会摆摆谱，小护士哪敢这么开玩笑。

谢斯年笑了笑，挑眉道：“你们这样，我如何在实习生面前积威？说吧，怎么才能堵得住你们的嘴？”

小护士终于大发慈悲：“我的话，一杯热可可差不多了。”

“我一杯咖啡。”

“我一杯橙汁。”

谢斯年拿出饭卡，递给对面两个聒噪的护士，又转头问荣雪：“你要喝什么？”

荣雪笑着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我吃饭喝汤就行。”

小护士拿着卡笑嘻嘻道：“哎呀，跟谢医生有什么客气的，咱们科室平时的饮料和零食都是他承包的。”

荣雪：“……”

这位谢大医生人也太随和了点吧。

谢斯年低声问：“真不要？”

荣雪笑着摇头。

两个小护士欢快地去了服务台。

比起之前几个科室的经历，荣雪在这个人人谈之色变的感染科，竟然第一天就愉快地融入了。

年轻的医生里，谢斯年级别最高，大家都围着他打转，而有他这个随和的领导，其他年轻人自然也就相处融洽，于是整个科室氛围出奇地好，完全没有荣雪之前想象的那种压抑，一天下来，心情很是轻松。

第一天事情不多，荣雪准时下班。

几个准点下班的医生护士，一起出门，不过很快分道扬镳，有人去停车场取车，有人直接去外面坐公交。

荣雪收到了邵栖的短信，知道他马上到，便站在大门外的花坛前等着。

没过多久，谢斯年的车在她面前停下，拉下车窗探过头道：“要去哪里？我送你！”

荣雪摆手：“不用了，我等人。”

谢斯年点点头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从手套箱中拿出一张光碟递给她：“这是我自己刻录的一些专业知识，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。”

荣雪欣喜地接过来：“太谢谢你了，谢医生！”

一连三个谢字，拗口得让她不由得笑出声。

谢斯年也笑：“你以后要是不主攻传染病、流行病方面，其实也没多大用处，反正就随便看看吧。”

荣雪正要再次开口道谢，一个声音插进来：“干吗呢？”

随着这声音，邵栖人已经走近。

他远远地看到荣雪站在路边和车子里的人说话。托他记性太好的福，竟然还认得出这车就是上次送她到江滨的那辆。本来他也没太在意，走近之后随口问完这句话，目光落到那驾驶座上的人，脸色忽然就变了。

他记性确实太好，因为还记得这个人就是上次在这路边，荣雪和他说话，以及在食堂一起吃饭的那位。

邵栖向来对任何出现在荣雪身边的雄性动物，都抱着一丝防备和敌意。而对于谢斯年，或者说谢斯年这样的男人，这种敌意几乎是本能地放大。

那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男人，有经历、事业以及岁月的沉淀，不像他，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过年少轻狂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生走得匆匆忙忙的荣雪，与谢斯年这种人更加接近。

邵栖不动声色地将荣雪拉在自己身后，表情沉沉地看向驾驶座的男人。

荣雪对他的脾性再了解不过，怕他说出什么失礼的话，赶紧举起手中的光碟，笑道：“这是我现在实习科室的谢医生，他给我一些专业资料。”说着又朝车内的谢斯年介绍，“谢医生，这是我男朋友邵栖。”

因为第一时间被表明了身份，邵栖面色有些缓和，但仍旧有些倨傲地眯着眼睛，不咸不淡地开口：“你好！麻烦谢医生对我女朋友多多

关照。”

说完他就有些后悔，干吗要他关照？应该让他离自己女朋友远一点才对！

谢斯年对他的傲慢无礼不甚在意，和颜悦色笑着点头：“这是应该的。”又朝荣雪道，“那我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见。”

目送车子离开，邵栖撇撇嘴，转头看向荣雪：“上次载你到江滨的就是这位大医生吧？”

荣雪怔了下，才想起是年前那回，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，他不提她都已经忘记了。

她有点不可思议地看向他：“这你都记得？”

“我记忆力很好。”阴阳怪气哼了一声，他又补充，“尤其是跟你有关的事。”

荣雪心想又来了，随即轻描淡写道：“那次谢医生去江滨正好顺路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邵栖道：“你坐在男人的副驾驶座，就是大事，而且这意味着你们早就认识。”

荣雪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：“我打车还坐过副驾驶座呢！”

“那不一样。”

荣雪怕了他，道：“都多久的事了，我真是服了你。”

邵栖道：“这件事是很久了，但现在你和他在同一科室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邵栖板着脸看她：“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，所以你离他远一点。”

荣雪忍不住一个白眼翻上天，恨不得把他脑袋撬开看看里面装着什么：“邵栖，你又犯什么毛病？这是在实习在工作，我今天才进感染科，加上之前，总共和谢医生见过不超过五次面。”顿了顿，她一脸无奈地看着他，“你不要以你自己的眼光看待别人，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实习生，谢医生那么优秀，怎么可能对我有意思？”

她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邵栖就更来气了！什么叫作优秀？她是觉得那个男人很优秀了？

眼见着他脸色又要变天，荣雪也不想再跟他纠结这个问题，她和谢斯

年完全称不上熟悉，背后把人家扯进来说这些，实在是不太自在。

她只得转移话题：“我饿了，咱们去吃什么？”

邵栖虽然有些如鲠在喉，但还是被她成功转移了注意力：“我带你去吃火锅。”

“好哇好哇！正好这几天嘴巴有点淡。”

邵栖抽风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两个人吃了顿火锅，回家滚了个床单，第二天他也就没再挂记着这事。

虽然谢斯年很优秀，但他也不差，长得帅、身体好，比那位看起来病恹恹的医生可强多了，而且荣雪也不是见异思迁的人。

只是这心没放下来两天，他就偶然得知，荣雪在感染科实习是谢斯年带，而且两人就在一间办公室。

这个消息可算是让他抓心挠肺起来，和荣雪作天作地要她换办公室和师父，被她以无理取闹镇压下去。而且最近这座城市忽然爆发甲型流感（简称“甲流”），本来还算清闲的感染科忙得不可开交。

谢斯年天天加班，她这个打下手的实习生，自然也要跟着一起加班。

邵栖这些天打电话的频率大大提高，尤其是到了荣雪晚上加班的时候，基本上十几分钟一通，她不接都不行，因为铃声会一直响。接起来他也是没事，就是问她在干什么，什么时候下班。

荣雪被弄得不胜其烦，但知道他是为什么，只得硬着头皮应付他。

这天晚上又进来了几个病人，大部分都是小病患。大家人仰马翻一顿，终于歇了口气。

荣雪进办公室，看到谢斯年刚刚坐下，两只手捂着身体侧下方。

她想起之前他在路边疼得直不起身的样子：“谢医生，你不舒服？”

谢斯年微笑着摇摇头：“没事，就是髋关节有点疼，一累就这样，已经习惯了。”

话是这样说，但他脸色明显不大好。

他见她站在原地一脸踟蹰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我真没事，你下班吧，我过会儿走。”

荣雪白大褂兜里的手机又在响，她不用看就知道是邵栖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谢斯年点头。

荣雪将衣服脱下，拿起包匆匆往外走，边走边接听手机：“我马上下班。”

邵栖在那边抱怨：“怎么又加班啊？”

“都说了这几天甲流形势严峻。”

邵栖道：“行吧，我等你回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荣雪看了眼手机，快十点，确实不早了。她赶紧出门，飞速下楼，只是下了一层，想起刚刚谢斯年的脸色，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又折身上去。她才刚刚走到走廊，就看到脱了白大褂的谢斯年，正扶着墙一步一步往电梯口走。

灯光下，是一张和墙一样苍白的脸。

“谢医生，你怎么样？”她疾步走过去，扶住他。

谢斯年勉强笑了下：“这次疼得有点厉害，已经吃过药了，估计还得等会儿才有效。”

荣雪道：“不用去骨科看一下吗？”

谢斯年摇头：“我一直定时检查吃药，劳累或者变天发作是正常的，不用特意去看医生。”他看了她一眼，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我刚刚看你脸色有点吓人，不太放心就回来看看。”

谢斯年微笑：“你还真是个热心人。”

“哪儿有你热心。”

“行吧。我今天也开不了车，你扶我去打车。”

谢斯年疼得厉害，走一步好像都是刮骨一般，进了电梯后，荣雪借着里面的灯光看他，才发觉他出了一头汗。

“这个可以做手术的吧？”她问。

谢斯年闭眼靠在电梯壁上，闻言稍稍睁开一点眼缝看她，笑道：“我没这么严重，吃药调理就差不多了。”

荣雪想了想，又道：“你这身体状况，以后还是少加点班吧。”

谢斯年无声地笑了笑：“其实很少加班的，这几天这种情况一年遇到一回就差不多了。咱们科室这方面的医生不多，我得看着点，不然不放心。”

荣雪笑：“我看你就是操心的命。”

进科一个多星期，她天天跟着谢斯年，两个人已经算是很熟悉了。她也受科室里小护士们的影响，对他说话不自觉变得有些随意。

出了电梯，荣雪扶着他往外走。

她不知道他这后遗症到底有多严重，也无法感同身受他的痛意，但作为准医生，她明白从骨头里透出的疼痛，一定难以忍受。

4月底还算凉爽的夜晚，谢斯年后背已经微微被汗水浸湿。

她扶着他到路边，拦下一辆出租车。

正扶着人要送上车，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大力，将两人拉开。

谢斯年踉跄着摔倒，堪堪靠扶着出租车才站稳。

但显然是触到痛处，他眉头紧皱，牙关紧咬，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。

荣雪也是差点摔倒，不过是摔在一个宽阔的怀抱里。

她吓了一跳，抬头便看到邵栖怒气冲冲的脸。

“你干吗？”

邵栖一脸寒霜道：“这话我问你才是，不，是我问你们才是！大街上就搂搂抱抱，当我死了吗？”

荣雪看着谢斯年痛苦的表情，只觉得愤怒又丢人，将邵栖推开，走上前一步问：“谢医生，你没事吧？”

谢斯年一只手撑着出租车，一只手摆了摆：“我没事。”

“我扶你上车。”

只是手还没碰到谢斯年的手臂，人已经被邵栖从后面大力抱开。

“你别发神经好吗？谢医生髌关节患了病，行动不便，我扶他上出租车而已。”

谢斯年看着她身后暴怒的少年，哭笑不得，用力撑起身体，摆摆手：

“你误会了，荣雪就是单纯地帮我一把而已。”

邵栖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年纪轻轻髌关节疼得走不了路，谁信？你这泡妞的方式也太过时了点吧？”

荣雪气得再次将他推开，走上前帮助往后排座慢腾腾挪去的谢斯年坐进车里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别跟他计较。”

谢斯年摇头笑道：“年轻人冲动一点挺正常的，没事。”

“那你回去当心。”